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剧文选段解读与翻译研究

——对蒋坚霞教授的错误译文及其不良批评习气的批评

辜正坤

内容提要: 本文以蒋教授对莎士比亚的诗剧《理查三世》(*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III*)中一段独白的六种汉译提出的批评和蒋的译文为据,经过详细比较分析,指出梁实秋、方重、方平、黄兆杰、朱文振、索天章六位前辈先生的译文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优秀的、有的甚至是很精美的,而批判这六位先生译文的蒋坚霞教授自己提供的 14 行译文中却有多达 11 个以上的错误。文章以事实证明蒋教授对英语和汉语的掌握都相当肤浅,对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所知有限,但却对前辈译家的译文采取不负责任的滥批滥评的态度,这体现了当前中国诗歌翻译批评界存在着某种不良倾向。批评当然永远是必要的,但是批评者一定要具备起码的学识、尤其要注意起码的批评道德规范。否则就有可能败坏批评的正面功能,使批评沦为恶性攻击的负面性工具。

关键词: 莎士比亚 误读与误译 汉语水平 道德规范

作者简介: 辜正坤,北大外院博导,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获国务院颁发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历任中莎会副会长,中国译协理事,北大文化文学与翻译研究学会会长,曾任美国瓦西塔大学客座教授。曾应邀任联合国 UNESCO 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翻译。发表著、译、编、校著作 47 种(部),论文 150 余篇。

Title Comprehension and Translation: A Study of a Monolog in Shakespeare's *Richard III*

Abstract Focusing on an in-depth reading of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a monolog taken from *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III* by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author is convinced that translations offered by six well-known professors including Liang Shiqiu, Fang Zhong, Fang Ping, Huang Zhaojie, Zhu Wenzheng and Suo Tianzhang are basically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most of them are excellent and some of them are highly exquisite. Meanwhile, the so-called revised version of the same monolog dished up by Mr. Jiang Jianxia turns out to be riddled with mistranslations. With a very bad command of Chinese and English Mr. Jiang knows little about poetic art and translation skills, thus he is far from being a qualified critic of those translators above. The attitude embodied in his faulty and unfair comments reveals a treacherous inclination plaguing poetry translation circles in China. Criticism is always necessary but it might be corrupted into a tool for venomous attacks if some critics fail to reach a required standard of professionalism and related moral rules.

Key words Shakespeare misreading and mistranslation command of Chinese academic and moral rules

Author Gu Zhengkun, Ph. D., is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World Literatur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3, China). His research area is Shakespeare, translation studies, comparative culture. Email: guzk@pku.edu.cn

公元 2002 年,一篇名为“对方平先生译《理查三世》中一段独白的商榷”^①的文章刊登在《外国文学》2002 年第 6 期上,对方先生的这段译文提出许多荒唐的批评,但是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于是批名人批上瘾的蒋教授觉得意犹未尽,将同一篇文章的内容扩充一下,更名为“评莎剧《理查三世》中一段独白的六种汉译”发表在《外语教育》上。两篇文章的观点和内容大同小异,实质上是一稿两投。不同的是,这次批评者已经不满足于单挑方平先生了,而是用同样的观点、同类的措辞把矛头指向更多的著名翻译家。于是梁实秋、方重、方平、黄兆杰、朱文振

索天章六位著名学者和翻译家的译文都一齐遭到蒋教授的讨伐。蒋胡乱地判定这六位先生的译文在对原作的若干理解上“全都不准确”,并分别说这些先生要么是“简直胡译乱译”,要么是“对莎士比亚原作的语言美和艺术魅力造成巨大伤害”,要么是“把莎翁原文的优美意象搅扰得面目全非”,要么是“大大丧失了准确性,而且使原诗语言的风格受到严重破坏”、“完全破坏了莎翁的语言风格”、“全然体现不出原语的意蕴”、“晦涩难懂、油腔滑调”、“与原诗的形式和风格大相径庭”、“是诗歌的癌症”“存在严重的问题”“使译语的表述很不规范”“太

俗,缺乏诗文的韵味”,“令人莫名其妙”、“译文与原文的行文方式背道而驰”、“不符合汉语习惯”、“是经不起推敲的,是很不准确的、有语病的句子”、“自相矛盾”、“牵强生硬”、“令人费解”、“叠床架屋,啰唆繁赘,使人不得要领”、“重复累赘、平庸乏味”、“没能正确使用本国语言”、反例“使用了不少不符合汉语习惯用法的冗词赘语”。……^②行了,都引不过来了。狂妄自大的蒋教授居然还抛出了自己的译文,声称要“提出一种新的翻译莎翁诗剧的方法,即以—个汉字译—个英语音节,并极力做到在语句结构和深层意义上贴近原文,以确保莎士比亚作品的风姿艳采。”^③假如这六位著名翻译家真的是都译错了,而我们蒋教授却居然译对了,我想我愿意为之鼓掌欢呼,欢呼翻译界果真—夜之间,蹦出了—匹黑马,把前面的六位老先生全都给踹下去了。好在这六位先生大多已经作古,不劳这位黑马译者动真格地再去踹了。而且无论黑马先生怎样趾高气扬地把蹄子抡得溜圆,这些长眠于墓穴的先生都无从奋起自卫,只能任随蒋黑马耍尽威风,大胜而归。然而逝者虽去,天理犹存,世间自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者在。岂能容无知的狂徒无法无天?现在我们就先来欣赏欣赏这位黑马先生的“妙译”,看看他那高扬的蹄子究竟是铁铸的还是纸糊的赝品。

—、对蒋坚霞误译的评析

《理查三世》(I i 14— 27)独白原文:

1 But I that am not shaped for sportive tricks
2 Normade to court an anorous boking-glass
3 I that am rudely stamp'd and want love's majesty
4 To strut before a wanton ambling nymph
5 I that am curtail'd of this fair proportion,
6 Cheated of feature by dissembling nature
7 Deform'd, unfinish'd, sent before my time
8 Into this breathing world scarce half made up,
9 And that so lamely and un-fashionable
10 That dogs bark at me as I halt by them;
11 Why I in this weak piping time of peace,
12 Have no delight to pass away the time
13 Unless to spy my shadow in the sun,
14 And descant on mine own deformity.

蒋的译文:

1 可我,长得丑不适合嬉闹,
2 也不会讨多情之镜的欢心;
3 我,很粗野,缺乏招人爱的威仪
4 在袅娜美女前昂首阔步;
5 我,猥琐矮小体态很不匀称,
6 被隐秘的造化骗去了容颜,
7 丑陋不堪,未等发育完好
8 就被送到人世,肢体残缺,
9 又瘸又拐让人看不顺眼

10 狗见我停下来也会狂吠;
11 在这笛声幽幽太平年月,
12 哎,我,没有兴致消磨时光,
13 除非在阳光下顾影自怜,
14 絮聒我自己的残肢丑相。

理查三世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篡位者和暴君,体态天生畸形、丑陋,变态的体形诱发出他变态的阴暗心理,故而自卑感甚强,对人们怀有报复心理。此人阴险狡诈、狠毒残暴,为了夺权护权,滥施暴政,其兄弟、侄儿等六个王位继承人均先后成为其实现政治野心的刀下之鬼。上面的独白出现在《理查三世》第一幕第一场,是理查三世对其体态天生粗陋的内心独白。这一段独白不长,共含素体诗句 14 行。我们现在逐行比较,可以看出蒋译几乎行行译错。想到他的手边还有六位先生的精彩译文作参考,译文还犯错误,是不可容忍的。而犯了错误之后,还用自己错误的译文去批判正确的译文,这样的行径就尤其难以容忍。

蒋译第一个错误:

原文: But I that am not shaped for sportive tricks 蒋译: 可我,长得丑不适合嬉闹,

辜按: 这行诗里有一个很关键的词 sportive tricks 功夫不到的译者很容易译错。蒋教授就属于这种人。他竟然认为这行诗句中的 sportive tricks“浅显易明,意为(身有残疾或相貌丑陋之人不适宜在大庭广众之中)嬉耍玩乐、抛头露面”^④。因此,他说:“梁实秋和索天章译为‘寻欢作乐’,方重译为‘调情弄爱’,黄兆杰译为‘鱼水之欢’……朱振文^⑤译为‘游戏情场’,方平译为‘谈情说爱’,六位先生虽一律简练地译成了四字语,但从逻辑上考虑,全都不准确。”^⑥究竟是六位先生“全都不准确”,还是蒋教授根本就缺乏对莎士比亚用语的基本了解,只是望文生义,闹出的错误笑话?我们来看看目前皇家版莎士比亚注本对 sportive tricks 的解释: sportive pleasurable / amorous(色情的、多情的、爱情的) / sexual(性交的、性行为的、两性的); Tricks behavior skills / sexual acts(性交行为)。^⑦十分明显,莎士比亚用 sportive tricks 的深层含义是暗示理查三世这个家伙不仅杀人成性,而且心存荒淫之念。这恰恰不是像蒋某人胡乱理解的那样只是“意为(身有残疾或相貌丑陋之人不适宜在大庭广众之中)嬉耍玩乐、抛头露面”,而是指理查由于其身体缺陷使他在在这方面难以在私下如愿以偿地满足自己的色情欲望。理查生来就是一个 hunchback(驼背),因此要从事 sportive tricks 那种玩意儿大有不便,显然,理查在性压抑方面的受挫心理强化了他的奸诈与狭隘的本性,使之愈趋残暴。梁实秋和索天章分别译为“寻欢作乐”,甚得莎士比亚本意。因为“寻欢作乐”里面暗含了色情的东西。蒋某人主张在“深层意义上贴近原文”,而方重译为“调情弄爱”,黄兆杰译为“鱼水之欢”,朱文振译为“游戏情场”,方平译为“谈情说爱”都正好是为了让中国读者理解把握住原文与色

欲相关的深层含义,可以说译得一针见血,将理查三世这个恶棍的阴暗龌龊心理暴露无遗。

而蒋某人的译文完全抛开了上述六位先生都理解得比较准确的色欲暗示,简单地译成“可我,长得丑不适合嬉闹”,措辞平庸,毫无诗味。这且不说,关键是“嬉闹”二字译错了。因为“嬉闹”是中性词,不一定指涉及性交行为或色欲行为,所以中国读者读到这样的字眼,便无法领悟莎士比亚是在讽刺、鞭挞理查阴暗的色欲心理,反倒可能真以为理查只是因为生理缺陷不能“嬉闹”而感到愤愤不平而已。这真是天大的误解。更何况“长得丑”就“不适合嬉闹”了?那舞台上专事嬉闹的角色可都叫做“丑角”呢!所以,蒋某人这种译法不仅错误,而且在不知不觉地美化理查三世这个卑鄙龌龊之人,仿佛他只是天真地希望获得所谓“在大庭广众中嬉耍玩乐、抛头露面”的机会而已。要知道理查此时已经不是以一个小孩子的心态在说话,而是以一个乱臣贼子的心态在自白。此外, *am not shaped for* 中的 *shaped* 指的是“身材”、“体形”等不适合(某种色情行为),而蒋只是简单地译为“长得丑”,也足以看出蒋基本上没有读懂原作的真正含义。所以这一行中实际上蒋译出现了两个误译。相比较,梁译“生来既不适于”,方重译“天生一副畸形陋相,不适于”,索译“我的身形不让我”,黄译“生得体态有悖于”,朱译“天生我混不进”,方平译“可恨我这模样,哪儿配”等,都非常小心地注意到 *not shaped for* 的用法,译得相当精到,真可谓一笔不苟。而蒋译浅陋,又有明显的错误,却反倒异想天开地要拿这种垃圾译文来推翻六位先生的译文,岂非滑天下之大稽?

蒋译第二个错误:

原文: *Normade to court an amorous looking-glass* 蒋译:也不会讨多情之镜的欢心;

辜按:蒋译“讨多情之镜的欢心”就是一个望文生义的误译。它的原文是 *court an amorous looking-glass* 那么这里的原文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英国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的注释: *court an amorous looking-glass i. e. gaze lovingly at myself in a mirror flirt with my own reflection* ⑧(即,钟情地凝视着镜中的自己,与自己的镜中影子调情。)显而易见,这确实有“自作多情”或“顾影自怜”的意思。因此,方平先生译作“也别想去讨好镜子,自作多情”;梁实秋先生译作“也不宜于(对镜)顾影自怜”;索天章先生译作“不让我对着多情的镜子顾影自怜”;朱文振先生译作“怎容得对明镜自怜自赏”;黄兆杰先生译作“容颜不容于风月之鉴”等,都是和英美莎士比亚专家对此行诗文的理解相当一致的。尤其“自作多情”和“顾影自怜”这样的用语,都表明译者吃透了这行诗的本义。可以断言,这些先生翻译莎士比亚时,手边一定摆着许多种莎士比亚注释版本,所以才会有如此准确的理解与译文。而可怜的蒋某人看来根本就读不懂原文,竟然望文生义地简单译作“也不会讨多情之镜的欢心”把 *gaze lovingly at*

myself in a mirror flirt with my own reflection 这层根本的含义完全丢失了。什么叫“讨多情之镜的欢心啊”?连中文意思都读不通,怎么译者连这点都感觉不到啊?译错了,不要紧,谦虚点。何况谁会有永远不译错的时候啊?糟糕的是,译错了,还要偏为人师,硬拿自己的错误译文去拼命纠正别人的正确译文,这就真叫人啼笑皆非了。请看蒋先生批评方平等先生译文的话:“原文第2行形容词‘amorous’分明是修饰‘looking-glass’的,方平先生改变其修饰对象译为‘自作多情’,变成了‘I am amorous’之意,有违莎翁的本意。”⑨“莎翁在这里没有告诉读者或听者,理查自己是故意装作很有感情的样子去照镜子的(其实他压根儿就不想去照镜子)”⑩。“索天章先生将原文第2行‘Normade to court an amorous looking-glass’译为‘不让我对着多情的镜子顾影自怜’,……索天章译文的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是很不准确的、有语病的句子。梁实秋先生则译成‘也不宜于顾影自怜’,不仅与索天章译文有同样的毛病,而且问题更严重。”⑪引文到此,我真想问问蒋坚霞先生:说句良心话,你真读得懂莎士比亚吗?不然为何犯这样可笑的错误啊?

蒋译第三个错误:

原文: *I that am rudely stamp'd and want love's majesty* 蒋译:我,很粗野,缺乏招人爱的威仪

辜按:此行有一个关键用语 *rudely stamp'd* 蒋没有照样译出,却偷工减料地另外用一个“很粗野”的用语来代替。“很粗野”的译法离原作原意太远,译得不对。那么 *rudely stamp'd* 什么意思?仍引英国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注释: *rudely stamp'd crudely formed, roughly printed with an image* (粗糙地加工成形; [一个人物形象的]粗陋的翻版。)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和诗人,例如莎士比亚等,常常用 *stamp* 来比喻父母有如印制出后代的模板。这儿的理查被 *rudely stamp'd* 即指理查父母按自己的形象胡乱地、粗陋地把儿子理查给印制(生育)了出来。这是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比喻,是典型的莎士比亚语言艺术特点。翻译的时候,应该尽可能保持莎士比亚原喻的形象、生动性。可是,蒋译却莫名其妙地译成了简单的“很粗野”三个字,就敷衍过去了。须知原文强调的是体形、体格、体态、仪表等,并非强调的是性格特点。“粗野”主要指性格、个性特点,不是指其体形、体态(例如短小、跛足、丑陋等特点,这也是理查这一段独白反复唠叨的东西),所以蒋译的理解和译文是错的,亦可以说将莎士比亚的生花妙笔败坏殆尽。

转而看其他六位先生的译文,都试图在这个比喻上花功夫,尽量趋近原喻的妙旨。例如:梁实秋先生译作“是由粗糙的范型铸造的”;黄兆杰先生译作“粗陋地铸成”;方平先生译作“凭我这料子”。“范型”、“铸造”、“料子”、“铸成”这些字眼,都曲径通幽地传达了 *stamp* 这个词的内蕴。即使不是最佳译文,也是紧紧靠近原意落墨的。而蒋译“很粗野”三个字与原意相离太远原作的艺

术性比喻特点没有半点留存下来。如此扭曲原意而且措辞平庸的译文居然在蒋某人心中能够“确保莎士比亚作品的风姿艳采”(见前蒋的摘要),这岂不要让我们笑掉大牙!还不只此呢!蒋某人不但认为自己的“很粗野”这种干巴巴的语言是优美的,还拼命攻击梁实秋先生的正确的译文“我,是由粗糙的范型铸造出来的”“既不简练,也不准确”,“逻辑上讲不通”;攻击方平先生较为接近原意的“凭我这料子”译文“太俗,缺乏诗文的韵味”,“全然体现不出原语的意蕴”;攻击方重先生的译文“大大丧失了准确性,而且使原诗语言的风格受到严重破坏”^②。如果这些话出自一个中小學生之口,我们只当作童言无忌,一笑了之,可这是出自一位号称教授的人之口啊!这叫人真不知如何是好。

蒋译第四个错误:

原文: To strut before a wanton ambling nymph 蒋译: 在袅娜美女前昂首阔步。

辜按: a wanton ambling nymph 被蒋某人译成“袅娜美女”亦是错的,丢掉了最关键的東西,即对这些所谓“美女”的明褒暗贬。其中的 wanton 一词,《牛津英语大词典》释为: Lascivious, unchaste, lewd (淫荡的,不贞节的,好色下流的)... of persons (in early use only of women)^③。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的注释与牛津词典释义基本相同: Wanton: flirtatious, lascivious (调情的、轻浮的;淫荡的)。对于 Ambling 皇家版的注释亦很到位: sauntering walking with a sexy rolling gait (以一种性感的、有吸引力的轻盈步态漫步)。Nymph 指仙女、仙姑。以这些权威注释为据,可知这儿的所谓仙女是指那种轻浮、淫荡的女人。而理查这种恶棍所钟情的也只能是这类淫荡女人,可谓人以群分。而蒋译却只译成“袅娜”;“袅娜”这个词不含有“淫荡的”这类含义,所以蒋译丢掉了最关键的暗示这种女人淫荡、不贞节的这种含意,误导了读者,因此是错误的译文。我们来看下面数家被蒋某人批判的译文,其实倒都是相当贴近原文含义的译文。如:索天章:在步态轻盈的荡妇娇娃面前高视阔步;黄兆杰:在那莲步姗姗,万种风情的佼人前,不敢阔步;方平:能昂首走近婀娜款摆的仙女?梁实秋:在妖娆的美女面前昂首阔步。而蒋某人却反倒批判诸位先生的译文有所谓“种种误解和误用,无一不给莎士比亚原作的语言美和艺术魅力造成巨大损伤。”^④大家想想,这种颠倒黑白的评语放在蒋坚霞同志的译文上,是不是十分贴切?

蒋译第五个错误:

原文: I that am curtail'd of this fair proportion 蒋译: 我,猥琐矮小体态很不匀称

辜按:如果说蒋译为了凑成一行十个音节便只用十个汉字,从而势所必然地造成其译文在传达原作含义时短斤少两的话,其译文有时又故意增多原文不曾有的含义。例如上文中的“猥琐”就是他硬加上的。不错,理查是个“猥琐”的人,但是这里的原文并未出现这些字眼,译

者就不应随意增加。这正好是蒋自己常常提到的冗词赘语。

但是蒋译这里的更严重的错误是漏译了 am curtail'd of 这个颇为关键的被动态动词短语。所谓 curtail'd 者,指 deprived, cut short (literally refers to the docking of a dog's tail)^⑤译成汉语是:被剥夺、截短(而字面上的含义则是狗尾巴被截短)。这里的被动态动词用法充分表达了理查怨天尤人的情状,他恨造化剥夺了他应该有好身材,抱怨造化欺骗了他。为什么要注意被动态?因为理查认为他的生理缺陷是外界或外人(例如其父母)强加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的选择,所以他认为自己被亏待了、被剥夺了应该有的东西,好像天下人都欠了他似的。六位先生显然都通晓这个关键,所以都非常小心地传达了莎士比亚的这个被动态动词短语用法。例如:索天章:(造化)捏坏了我的身材,塑错了我的面貌,把我弄成了畸形;黄兆杰:(我)被剥夺了美好的身段;朱文振:恨天公有心来毁我好形相;方平:我被剥夺了五官端正的相貌;梁实秋:我,不具备这美丽的外形;方重:我既被卸除了一切匀称的身段模样。方重先生的“卸除”一语虽显生硬,但其立意追踪原作语势,故其努力的方向仍是值得鼓励的。相比之下,最差的仍然是将六位先生的译文巧取豪夺、排列组合而成的蒋译。莎士比亚这个精心设计的被动态表达在蒋的译文里踪影全无。蒋某人根本没有体味到这个用语的妙处,所以不但把它完全忽略了,还反过来批评正确传达了这一特点的六位译者。蒋对于方重先生译文中使用的“身段”一语攻击尤其严厉(黄兆杰先生也使用了“身段”一语),说方译“不符合汉语规范的说法”,“讲不通”,“牵强生硬”,“令人匪夷所思”。蒋断言说:“‘身段’专指女性的身体的姿态、身材。”^⑥“身段”用于女性的时候确实最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蒋进而断言此词是女性专用词,则是胡说八道。其实“身段”是传统戏曲中的专有名词。在传统戏曲唱、念、做、打的“四功”中,不论哪一功都有由内而外、通过形体来表现情节、表达男女人物思想感情的外部动作。从最简单的手势到复杂的武打技巧,都是极为讲究的舞蹈动作,它们都被称为身段。传统戏剧的身段包括:站相、台步、七星步、指掌、云掌、亮相、跑圆台、开门、拉山、上马及背供等。除了在传统戏剧中,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用“身段”来描述男性,并不绝对地只限于女性。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也不乏用“身段”来描写男性者,例如《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中就用“身段”二字来形容一位“公子”,说他“眉清目秀,身段风流。”^⑦因此,蒋某人对方、黄译文的指责是十分可笑的。

蒋译第六个和第七个错误:

原文: Cheated of feature by dissembling nature 蒋译: 被隐秘的造化骗去了容颜

辜按: Feature 指的是 a pleasing shape 或 general appearance^⑧(令人喜爱的身材或整体仪表),蒋译作“容颜”只涉及脸蛋,错。这是第六个错误

此外, Dissembling各家注本都解释为 cheating 或 deceitful(骗人的)或 lying(说谎的)^⑤, 蒋却译作“神秘的”, 明显错误。这是第七个错误。

转而看蒋所批评的六位先生, 个个都译正确了: 梁实秋: 欺弄; 方重: 欺人的; 索天章: 欺人的; 黄兆杰: 骗人的; 方平: 欺人的。惟朱文振先生因为用的是元曲风味, 其遣词造句, 自然应该给他一些更多的回旋余地。但是他也译作: “恨天公有心来毁(我好形相)”, 将“骗人的, 欺人的”含义融汇其中。亦不失为一种机巧的译法。因此, 只有蒋某人的译文译错了。我真是感到非常困惑, 有这么多现成的正确译文在手边作为重译的切实依据和参考, 却反倒要译错, 这才真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了!

蒋译第八个错误:

原文: Deform'd unfinish'd sent before my time 蒋译: 丑陋不堪, 未等发育完好

Into this breathing world scarce half made up 就被送到人世, 肢体残缺

辜按: 这两行诗是莎士比亚所写的这段独白中最能引起观众暴笑的精彩诗句。莎士比亚借理查自己的口打趣、挖苦恶棍理查自己, 说造化在制造理查这个家伙时, 弄了个半成品, 还没有到时候, 就提前(早产)出品, 将他抛到人间来了。这样的描写, 正是莎士比亚的得意之笔, 所以对于其中的 unfinish'd scarce half made up (还没有完成一半)这样关键的俏皮话, 译者无论如何要翻译过来! 而蒋译恰恰把这点最能表现莎士比亚语言艺术的东西故意漏掉了, 译成了最俗、最平庸的“未等发育完好”!“发育”是指理查的身体自行生长, 与原作中拟人化的造化制造理查的身体这种比喻根本就是两回事! 蒋某人只简单译成口水话“未等发育完好”, 原作的鞭劈入里的俏皮风趣色彩可谓荡然无存! 这样糟蹋莎士比亚苦心经营的精巧意象, 简直令人愤怒! 我们看看蒋所批判的几位先生是如何以严谨的态度翻译这两行的: 梁实秋: “尚未完成一半即被提前送进这活生生的世界里来。”方重: “使得我残缺不全, 不等我生长成形, 便把我抛进这喘息的人间。”索天章: “把我弄成了畸形, 还没完成一半, 未经修饰打磨就提前把我送到世上来呼吸。”黄兆杰: “我是畸形, 未有做好的, 时辰未到, 还没有完成, 就被送进这活的世界。”方平: “畸形, 还没有完工, 还没到时间, 就把我推到人世——只是个半成品。”十分明显, 这几位先生的译文都非常贴近原作的艺术构思, 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了 unfinish'd scarce half made up 所表达的意象, 诸如“尚未完成一半”, “还没有完工 只是个半成品”等。

蒋译第九个错误:

原文: Into this breathing world scarce half made up 就被送到人世, 肢体残缺

辜按: 原文 breathing world 被蒋译作“人世”, 其中的 breathing(呼吸的, 活生生的)这个词被蒋莫名其妙地扔掉了。Breathing是可以随便扔掉的么? 要知道造化制造理

查时, 理查是没有呼吸的、没有生命的, 只有当他的肢体被抛到充满生命力的(breathing)人间时, 他的尽管只被造了一半的肢体才被注入了生命。所以, 这个 breathing 绝不能够省略! 其余几位先生的译文分别将 breathing world 译作“活生生的世界”(梁实秋, 1995); “喘息的人间”(方重, 1988); “(到)世上(来)呼吸”(索天章, 1998); “这活的世界”(黄兆杰, 1989)。这都是处理得相当准确的译文, 蒋译有这么大师的译文作参考, 反倒一错再错, 这种极奇特的现象, 难道还不值得中国翻译界人认真反思又反思吗?

蒋译第十个错误:

原文: And that so lamely and unfashionable 蒋译: 又瘸又拐让人看不顺眼,

That dogs bark at me as I halt by them; 狗见我停下来也会狂吠;

辜按: 蒋译这里的错误, 主要是把 halt by 错译成了“停下来”。Halt 在别的地方是有“停下来”的意思, 可是在这儿却是“一瘸一拐地走”的意思。这一点, 诸家注本, 例如河畔本《莎士比亚全集》和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都注为“halt limp”。limp 即“一瘸一拐地走”的意思。不过蒋译的这个错误犯得跟上面的别的错误不一样, 应该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第一, 不知道 halt 这个词在这里的特殊用法; 第二, 盲目抄袭其他几位先生的译文。如果蒋肯查查几种莎士比亚著作注本, 则这个问题就会解决。但是他显然没有查, 或者是查了, 却眼睁睁地将 limp 译作“停下来”。第二个因素的可能性最大, 即蒋抄袭了方重先生的“停下”, 黄兆杰先生的“停下来”。不巧的是, 这次, 方、黄二位大师的译文也译错了。于是蒋某人也就只好也出错了。不过, 还有另外四位先生的译文是对的, 例如梁实秋: “如此的蹩脚古怪, 踱过狗边的时候狗都要对我猎猎而吠”; 索天章: “奇形怪状, 就是跛到一条狗身边它也会对我汪汪乱叫”; 朱文振: “拐腿子, 貌乖张, / 颠跛跛路逢野狗儿也向我吠汪汪——”; 方平: “瘸着腿, 拐着步子, 叫人看不入眼。 / 狗子冲着我高声叫, 看不惯我的 / 一步一拐”^⑥。遗憾的是, 明明有大多数的正确的译文在, 蒋却抄不来, 偏偏要去抄个别的有错误的译文, 这也许和蒋自己的个性相关。

狗冲着理查叫, 不是因为理查在它们前面“停下来”, 而是因为理查“踱过”狗旁边的时候其“一步一拐”的走路姿态太“古怪”(unfashionable), 太难看, 所以引起了狗的警觉, 很可能将其视为盗贼之辈而以吠声相胁。

蒋译第十一个错误:

原文: Why I in this weak piping time of peace 蒋译: 在这笛声幽幽太平年月,

辜按: 这里有一个关键的词 weak (软弱的, 萎靡不振的)被蒋译忽视了。同时, piping 的含义也大可玩味。皇家版《莎士比亚全集》注 piping characterized by pastoral pipes rather than warlike instruments / shrill weak cor-

temptible 强调此种笛声与金戈铁马之声形成对照。要注意,理查是看不起(contemptible)这种萎靡不振的、没有杀伐之音的笛声的。他深知自己不可能迷醉这所谓的升平时代(since I cannot prove a lover),所以便自暴自弃地安心做恶棍(I am determined to prove a villain)。他在独白的第13行还专门提到笛声(To the lascivious pleasing of a lute),将之与淫声(the lascivious pleasing)并提。所以这儿用weak来形容笛声,亦有同类鄙视笛声的心理。梁实秋、方重、索天章三位先生显然对此点有过研究,因此将weak分别译成“萎靡的”、“软绵绵的”和“没精打采的”,可谓深得其中三昧。最差的还是蒋译,竟然漫不经心地译成“幽幽”二字,意思正好译反了,因为“幽幽”容易使人理解为理查感到这笛声是优美动听的,其实,理查是厌恶、鄙视这种笛声的。所以蒋译在这里犯了第十一个错误。之所以犯这个错误,我想是因为另外三位先生,黄、朱、方未能幸免此误译的缘故。于是可怜的蒋某人也就不得不囫圇吞枣地抄袭前人理解的错误了。

蒋译还有其他的误译或拙劣表达现象,例如“絮聒我自己的残肢丑相”这一行译文也存在误译和拙劣汉语表达问题。限于篇幅,暂且打住了。

二、蒋坚霞译论所表现出的低下汉语水平的例证

根据上述例证,可以说蒋坚霞教授的英语太差,根本不可能读懂莎士比亚著作,遑论正确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尽管只译了14行)。翻译莎士比亚作品,需要较高的汉语表达能力,但是蒋坚霞教授对汉语的掌握实在是令人失望。作为中国的教授,竟至于认为“喜欲狂”是“生造说法”,由此得知他居然不知道连小学生都能够背诵的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样的名诗,因为其中就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名句。而蒋却说:“‘喜欲狂’是生造说法,非常别扭。哪有人会因为高兴和欢喜而故意要使自己精神失常发疯发狂的?完全不合逻辑和情理!”他说“鸳梦”“是生造词语,国人拒绝接受”,而实际上这个词在中国古今典籍中本是个常用词,例如:韦庄《诉衷情》词:“鸳梦隔星桥。”^①蒲松龄:“固未敢拟同鸳梦。”^②《西厢记》:“鸳梦重温有指期。”^③曹唐:“白玉帐寒鸳梦绝。”^④他说“涛声”不能和“叹息声”搭配,而这种搭配用法在网上可查到成千上万的例句。他说“凌空”只能是“高高地在天空中或高升到天空中”,可“射门”是我们经常在观看足球比赛时听到的表达法,球员何曾“高升到天空中”去了?他说“掠空”“是生造词语”,而网上能够查到的有“掠空”字眼的网页多达5万篇以上!他还说“比翼”这个词只能用作副词不能用作动词,而《楚辞·卜居》“宁与黄鹄比翼乎?”葛洪:“其出也则齐心比翼。”^⑤《晋书》“比翼白屋。”^⑥长孙佐辅:“比翼复连形。”^⑦马致远:“一任着小儿比翼。”^⑧等等用法,均是动词无疑。^⑨……那么蒋氏《评莎剧〈理查三世〉中一段独白的六种汉译》这篇文章的汉语表现又如何呢?我对他的考察结果仍然是:惊人地差。

蒋氏狂妄地认为六位先生“没能正确使用本国语言”、反倒“使用了不少不符合汉语习惯用法的冗词赘语”。说他们的汉语“令人莫名其妙”、“译文与原文的行文方式背道而驰”、“不符合汉语习惯”、“是经不起推敲的,是很不准确的、有语病的句子”、“自相矛盾”、“牵强生硬”、“令人费解”、“叠床架屋,啰唆繁赘,使人不得要领”、“重复累赘、平庸乏味”……^⑩那么究竟蒋氏的指责有没有道理呢?限于篇幅,我这里只引其妙文一段,就可窥见蒋氏的高见究竟如何了。蒋氏义正辞严地断言说:“梁实秋译文中的‘弄笛’,‘不符合汉语习惯’。”^⑪接着我们的蒋先生便滔滔不绝地给梁实秋先生上汉语课了,说:“唐代大诗人李白写有‘黄鹤楼中吹玉笛’的诗句,‘吹’不能被‘弄’替换。‘弄’有‘做’、‘玩’、‘摆弄’、‘卖弄’等多重意思,如‘这事我弄不好’、‘弄潮儿’、‘舞文弄墨’、‘班门弄斧’,而对于乐器的吹拉弹奏,则不能使用‘弄’字,‘弹琴’不能说成‘弄琴’,‘吹号’不能说成‘弄号’,‘拉二胡’不能说成‘弄二胡’,如此,等等。”^⑫乍一听,蒋氏很有学问嘛,说得头头是道。“弄笛”不能用,“弄琴”不能用,“弄二胡”更不能。看来,梁实秋先生这回一定是用错了,什么词儿不好用?偏要生造一个“不符合汉语习惯”的“弄笛”语来用?害得‘弄琴’、‘弄二胡’这样的用语都连带地不能用了,用了就是“不符合汉语习惯”。

不过,且慢。在汉语领域,蒋先生一个人没有这习惯,那习惯,是不算数的,要看古今中国民众的习惯。例如“弄笛”这个词儿真是梁实秋先生生造的“不符合汉语习惯”的词儿吗?一翻书,奇怪了,怎么这么多人使用“弄笛”这个词儿啊?不光古人用,现代人用,当代人也用。成千上万!下试随手举例证若干。

陆游:“弄笛鱼龙尽出,题诗风月俱新”^⑬徐渭:“春风自古无凭据,一伍骑夫弄笛儿。”^⑭《全唐诗》赵嘏《忆山阳》:“菱荷香绕垂鞭袖,杨柳风横弄笛船。”^⑮《全唐诗》韦应物:“欲啖不啖意自娇,羌儿弄笛曲未调。”^⑯《笠翁对韵》:“贾客君山秋弄笛,仙人缙岭夜吹笙。”^⑰《医学传灯》:“风疾鼓其窍道。其气字变。譬之弄笛者。”^⑱《训蒙骈句》:“弄笛小儿横跨犊,吟诗骚客倒骑驴。”^⑲清杨承淳:“信口舐敲湘汉句,断肠弄笛雁鸿云。”^⑳寒泉:“乐与松梅同傲雪,吹箫弄笛远凡尘”^㉑。《剑月琴心》:“整个广场飘起了点点雪花,仙女弄笛吹落雪。”^㉒由此可见,“弄笛”用语是个常见用语,可谓尽人皆知。比如,陈立群:“无疑,这是古典诗词里常见的‘花下弄笛’?”“绿杨秋千”的典型意境?”^㉓这个用语在台湾的中学试卷里都找得到:“我凝望著碧蓝如玉的湖面上,低斜低斜的梅花,却听得放鹤亭中,响起了悠扬的笛声。弄笛的人向我慢慢走来,他低声对我说:‘一生知己是梅花’。”^㉔《三国神隐记》:“车中不闻人声,只闻得一阵阵笛音婉转,却是主人正弄笛自娱。”^㉕一般网民也能会用这个用语,例如,天狼星下的人:“人归故国明朝日 月夜思君弄笛鸣。”^㉖《于少

保萃忠传》：“又着许多妇女，吹笛弄笛，歌唱队舞。”^④就连一些写村镇报告的人都知道如何运用这个用语，如报告文章《浏阳市文家市镇》“教育界名士彭芝荪善医会画，更喜操琴弄笛唱戏曲。”^⑤够了，举例举得手都酸了。有这么多铁证，蒋氏如果还不服气，还不承认错误，我们就真的拿这个教授没有办法了。

“弄笛”是肯定符合汉语习惯的一个词儿。如此看来，梁实秋先生对了，而批判他的蒋某人却无疑错了。蒋教授还断言说，“弄琴”也是肯定不能用的。“弄琴”这个用语没有出现在六位先生的译文中，本来不必讨论。可蒋氏既然曾进而断言“弄琴”不能用。我们希望蒋这一次能够瞎猫撞上死耗子，居然会撞对了，这就能挽回一点面子。但是，很不幸，“弄琴”这个词儿也是常用词。

大散文家司马迁写《史记》，就用到这个词儿。司马迁《史记》“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⑥伯牙弄琴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了的。比如李子《无端弄琴》：“伯牙弄琴，肯定有很多人听过。但最终能听懂他琴声里的高山流水者，唯子期而已。”^⑦中国画家还常常画弄琴的图画，如明朝大画家沈周的一幅作品就题作《蕉阴弄琴图》。北京荣宝斋拍卖有限公司2004年12月拍卖的画家韩敏的一幅作品题款即：松下弄琴图。画家王家训画题款《几许秋声弄琴心》。武侠小说中也常常用到这个词。如小椽《洛阳女儿行》“深院焚香夜弄琴”。^⑧诗歌中更常用。如金哥哥：《素女弄琴》^⑨不举了，看来蒋教授连这点面子都保不住了。

“弄笛”是常用词，“弄琴”也是常用词，还有一个“弄二胡”的说法呢？蒋教授也断言这个是不能用的，不符合汉语习惯的。这一回，蒋教授无论如何乱撞也该撞对一回了。我很遗憾地告诉蒋教授：“弄二胡”的用法也是符合汉语习惯的，也是可以用的。

例如完颜康：“仲秋前三日光禄坊夜坐值有里斐弄二胡曲调凄清已甚”。^⑩静玄：“正值春来冬去意，走街串巷弄二胡。”^⑪绿窗眉妩《五律》“村女描双凤，邻翁弄二胡。”^⑫小说《情与欲——在坟墓中燃烧》：“他指了指那个弄二胡的老人。”^⑬荷塘秋风：“父亲在年轻时喜弄二胡、笛子等乐器。”^⑭野猪乐园：“一胡还不会呢，就想弄二胡。”……^⑮

其实，不但笛、琴、二胡可以弄，艺术、文学这种整体性的东西都可以弄。例如鲁迅：“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为有人改变，就悲观的。”^⑯巴金：“青年人，要想弄文学，一要多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二要多观察社会生活、矛盾、冲突，注意各种社会人物的形象、语言、性格；三要多动笔。”^⑰钱钟书：“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⑱

天上的月亮也可以弄（欣赏月色）：《初学记》“卧洞房兮当何悦，灭华烛兮弄晓月。”^⑲兵（军事）也可以弄的。如杜牧：“君王若悟治安论，安史何人敢弄兵？”^⑳花草之类

也可以弄。陆游《渭南文集》：“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谓之弄花。其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语。”^㉑姿态容貌也可以弄。如晋赵景真：“翩翩伦党之间，弄姿帷房之里。”^㉒连儿孙等都可以弄（哄）。《宋诗抄》：“弄孙时掷果，留客旋煎茶。”^㉓笔也可以弄的（舞文弄墨）。王充《论衡》：“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㉔海涛也可以弄的。谓之“弄涛”，与“弄潮”同义。王应麟：“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涛。”^㉕甚至法律也可以弄。《史记》“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㉖权力等更可以弄了，叫做弄权……

对于六位先生中的朱生豪胞弟朱文振先生的译文，蒋某人的攻击尤其激烈。蒋说：“朱振文译文将原文第4行‘To stout before’成‘我在一旁不像腔’，‘trui’（‘高视阔步’k in a proud self important manner）之意，与‘腔’（‘调子’、‘腔调’）根本不搭界，这简直胡译乱译。‘腔’是‘话’之意，如：‘搭腔’可以说成‘搭话’；但语言不同于数学，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搞等量代换的，‘不像话’（不合乎道理或情理）就不能说成‘不像腔’，因为汉语没有这样的说法。……朱振文译文晦涩难懂、油腔滑调，读者不禁会问，莎翁原文是这个样子吗？”

顺便说说，朱文振先生的译文实际上特别值得一提，它具有元明戏剧风味，读起来有更强烈的语言艺术效果。蒋反斥之为“晦涩难懂、油腔滑调”，只证明蒋自己缺乏起码的汉语及汉文学修养而已。蒋说：“读者不禁会问，莎翁原文是这个样子吗？”实际上这是蒋的责问，蒋却栽赃到读者头上。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是 个傻问题。莎翁的原文是英语，当然不会像汉语！一种拼音文字构成的艺术效果怎么会和另外一种形声文字构成的艺术效果等同？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戏剧诗不像元明戏剧诗体，难道它还反倒能够像300年后才产生的白话诗体？其实，如果我们退一步想，鉴于莎士比亚的戏文产生时间相当于我国的明朝，莎士比亚（1564~1616）可说是大戏剧家汤显祖（1550~1616）的同时代人，他们不是同年生，却很可能是同年死的。莎士比亚当时若在中国，很有可能用传统的元明戏曲体写作，却绝对不会用他死后300年才会产生在中国的白话自由诗体写作！因此，在责难莎士比亚作品的戏曲体、或词曲风味体译文不像莎士比亚作品原文的时候，更应该想想莎士比亚作品的白话译文（尤其是白话自由体译文）更不像莎士比亚作品的诗体原文啊！显而易见，根据我的诗歌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朱文振先生这类风格的译文和其余的白话体译文都是值得尝试的，都有存在的价值和理由。在文学、尤其是诗歌领域，切不可白话专制主义排斥其他风格的艺术形式。这样浅显的道理，居然是蒋教授绞尽脑汁都明白不了的，真真是怪哉！

蒋教授以朱译中的“不像腔”发难，将朱译一棒子打死，斥责为“简直胡译乱译”，并断言“汉语没有”“不像腔”“这样的说法”。看到这位汉语知识如此欠缺的教授

真是令人感到有趣。实际上“不像腔”是南方话,例如在无锡、苏州、上海一带就非常流行(请看尾注)。^⑩北方的翻译家、作家有时用一点北方方言,南方的翻译家、作家也有时用点南方方言,以便营造出某种特殊的艺术效果,这都是可以理解的。赵本山的相声里面用的北方方言特多,如果将之去掉,其幽默、俏皮味立刻大减。因此,艺术作品(当然包括翻译作品)可允许使用少量方言。“不像腔”的意思就是“不像样”。所以朱译“我在一旁不像腔”就是“我在一旁不像个样子”的意思。蒋不知道这一用语,也就罢了,还自作聪明地胡乱解释,总之是要把朱译解释得不通。这等于是蒋先生在朱先生头上硬拉了一堆脏东西,然后又倒过来责骂朱先生的头“简直”不干净!翻译界还有这样霸道的人。

行文至此,我想请蒋先生扪心自问,以你这样浅陋的汉语知识,有能力对梁实秋先生这样的国文大师指手划脚吗?虽说有时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但为了一得,却很可能同时造成999次学术性冤假错案,这值得吗?蒋教授,请把你发热的头脑冷静下来吧。想和大师过招的冲动和渴望我可以理解,但至少也得操练一下最简单的基本功后才能出手啊!

通过以上的评析,我的结论十分清楚:梁实秋、方重、方平、黄兆杰、朱文振、索天章六位前辈先生的译文基本上都是正确的、有的甚至是很精美的。而蒋教授对这六位先生提出的批评大多是错误的。蒋自己提供的14行译文中却有多达11个以上的错误,这是令人震惊的。事实证明,蒋教授对英语和汉语的掌握都相当浅薄,对文学尤其是诗歌艺术所知有限,还不具有对高级文学作品及翻译进行批评的实力。他对前辈译家的译文采取不负责任的滥批滥评的态度,体现了当前中国诗歌翻译批评界存在着某种不良倾向。对于翻译能力低下而又自诩高手、借着所谓“浅白”文风而掩盖其平庸的译者,我曾在《译学津原》一书中指出:“译道一病,病在声高曲下。译者取材固伟,而译才平庸,于原作巧思杰构,无所会心。然而以西语既通,遂不自量力,强为译事。风格之奥妙处不能达,构意之精微处不能传。且遣词坐下,造句鄙陋,所谓文乖丽则,听无宫羽,声高曲下,空惊偶俗之唱是也。”^⑪我认为这些话很值得蒋先生参考。批评当然永远是必要的,但是批评者一定要具备起码的学识、尤其要注意起码的批评道德规范。否则就有可能败坏批评的正面功能,使批评沦为恶性攻击的负面性工具或沽名钓誉的手段。

附录:蒋所批判过的六位先生的译文:

梁实秋先生译文:

但是我,生来既不适于寻欢作乐,也不宜于(对镜)顾影自怜;我,没有媚人的姿态在妖娆的美女面前昂首阔步。我不具备这美丽的外形,在仪表上受了造化欺弄,畸

形,粗陋,尚未完成一半即被提前送进这活生生的世界里来,如此的蹩脚古怪,踱过狗边的时候狗都要对我狺狺而吠;唉,我,在这萎靡的弄笛的和平时代,竟没有什么娱乐可供排遣之用,除非是在阳光之下看我自己的影子,讴歌自己的丑态。

方重先生译文:

可是我呢,天生一副畸形陋相,不适于调情弄爱,也无从对着含情的明镜去讨取宠幸;我比不上爱神的风采,怎能凭空在婀娜的仙姑面前昂首阔步;我既被卸除了一切匀称的身段模样,欺人的造物者又骗去了我的仪容,使得我残缺不全,不等我生长成形,便把我抛进这喘息的人间,加上我如此跛跛蹶蹶,满叫人看不入眼,甚至路旁的狗儿见我停下,也要狂吠几声;说实话,我在这软绵绵的歌舞升平的年代,却找不到半点赏心乐事以消磨岁月,无非背着阳光窥看自己的阴影,心中念念有词,埋怨我这废体残形。

方平先生译文:

可恨我这模样,哪儿配谈情说爱,
也别想去讨好镜子,自作多情,
凭我这料子,缺少情哥儿的风度,
能昂首走近婀娜款摆的仙女?
我被剥夺了五官端正的相貌,
欺人的造物把我残害得好苦!
畸形,还没有完工,还没到时候,
就把我推到人世——只是个半成品,
瘸着腿,拐着步子,叫人看不入眼。
狗子冲着我高声叫,看不惯我的一
步一拐。这歌舞升平的世界
偏没有我打发时光的乐趣和消遣。
我只配呆看着阳光下自己的黑影,
恨自己生就这残废丑陋的身材。

索天章先生译文:

可是我呢,我的身形不让我寻欢作乐,不让我对着多情的镜子顾影自怜。我形容丑陋,缺少谈情说爱的堂堂仪表,难以在步态轻盈的荡妇娇娃面前高视阔步。欺人的造化捏坏了我的身材,塑错了我的面貌,把我弄成了畸形,还没完成一半,未经修饰打磨就提前把我送到世上来呼吸,弄得我四体不全,奇形怪状,就是跛到一条狗身边它也会对我汪汪乱叫。我呀,唉!在这个没精打采的升平时世总是落落寡欢难以排遣,只好望着自己在阳光里的影子拿我的残废发发牢骚。

朱文振先生译文:

天生我混不进游戏情场,
怎容得对明镜自怜自赏

一身粗鲁相, 好逑风雅谈不上,
淑女步翩翩, 我在一旁不像腔;
叹此生无福把这份欢乐享,
恨天公有心来毁我好形相,
十不全, 四不像,
急忙送到人间世, 没长完人模样,
拐腿子, 貌乖张,
颠跛跋路逢野狗儿也向我吠汪汪——
呵哧哧, 这管笛声声太平天下好时光,
却叫我不欢不乐难消遣没停当,
只落得阳光下顾影自悲伤,
眼望这丑皮囊反复从头想。

黄兆杰先生译文:

至于我——生得体态有悖于鱼水之欢,
容颜不容于风月之鉴;
粗陋地铸成, 缺乏了棣棣威仪, 在那
莲步姗姗, 万种风情的佼人前, 不敢阔步;
被剥夺了美好的身段,
被骗人的大自然哄骗了身材,
我是畸形; 未有做好的, 时辰未到,
还没有完成, 就被送进这活的世界,
那么丑陋, 那么不济事,
我在狗儿旁停下来, 它们就要朝我吠——
这样的我, 在这莺歌燕舞的升平时世,
没有消遣可以打发时间,
除了在阳光下看着自己的影子,
以自己的缺陷为调子, 编撰变奏曲。

注解【Notes】

- ①见《外国文学》2002年第6期(作者署名蒋坚霞)。
②引文均出自蒋文《评六汉译》中蒋分别给六位先生的评语。见蒋坚霞:“评莎剧《理查三世》中一段独白的六种汉译”(下略为“评六汉译”),《外语教育》1(2007): 179-187。
③④⑥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见“评六汉译”。
㉑应为“朱文振”。蒋引错人名。
㉒⑮ Jonathan Bate & Eric Rasmussen ed. *William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 (Hampshire: Macmillan Publishers, 2007) 1305. 又见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8年) 1305. 附注: 括号中的汉译是笔者所加。
⑳同上, 第1305页。附注: 括号中的汉译是笔者所加。
㉓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wan bōn 词条: 2. A. 2 Lascivious unchaste lewd also in milder sense given to amorous dalliance a. A. 2 a of persons (in early use only of women).
㉔《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玉姐偷看公子, 眉清目秀, 面白唇红, 身段风流。”
㉕ Jonathan Bate & Eric Rasmussen ed. *William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 (Hampshir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2007) 1305. 又

- 见河畔本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The Riverside Shakespeare*): 713.
⑹ Jonathan Bate & Eric Rasmussen ed. *William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 (Hampshire: Macmillan Publishers Ltd, 2007) 1305. 又见河畔本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Riverside Shakespeare*): 713.
㉖见《评六汉译》。
㉗ 韦庄(约公元836-910年左右, 生卒年不详)《诉衷情》词:“鸳梦隔星桥, 迢迢, 越罗香暗销, 坠花翘。”
㉘(清)蒲松龄《聊斋志异·瑞云》:“余杭贺生, 才名凤著, 而家仅中贫。素仰瑞云, 固未敢拟同鸳梦, 亦竭微贽, 冀得一睹芳泽, 窃恐其闻人既多, 不以寒酸在意; 及至相见一谈, 而款接殊殷。”
㉙《西厢记》:“张生: 好莺莺啊! 最宝贵心有灵犀, 叹人生得一知己愿足耶! 马蹄踏碎几度霜, 鸳梦重温有指期。得官回来荣耀妻, 不得官回来陪伴你!”
㉚(唐)曹唐(约公元867年前后在世)《汉武帝思李夫人》诗:“白玉帐寒鸳梦绝, 紫阳宫远雁书稀。”
㉛(晋)葛洪《抱朴子·交际》:“其处也则讲道进德, 其出也则齐心比翼。”
㉜《晋书·后妃传上·左贵嫔》:“惟帝与后, 契阔在昔。比翼白屋, 双飞紫阁。”
㉝(唐)长孙佐辅《关山月》诗:“去岁照同行, 比翼复连形。今宵照独立, 顾影自茕茕。”
㉞(元)马致远《荐福碑》第一折:“我生平正直无私曲, 一任着小儿比翼, 山鬼揶揄。”
㉟详情见辜正坤:“英汉诗歌翻译批评与学术道德规范”,《世界文学评论》1(2009): 26-40。
㊱陆游《风入松》:“十年裘马锦江滨。酒隐红尘。黄金选胜莺花海, 倚疏狂、驱使青春。弄笛鱼龙尽出, 题诗风月俱新。自怜华发满纱巾。犹是官身。风楼曾记当时语, 问浮名、何似身亲。欲写吴笺寄与, 者回真个闲人。”
㊲徐渭写了《风鸢图诗》25首,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中有:“江北江南纸鸢齐, 线长线短回高低。春风自古无凭据, 一伍骑夫弄笛儿。”
㊳赵嘏《忆山阳》(《全唐诗》卷549-53):“家在枚皋旧宅边, 竹轩晴与楚坡连。菱荷香绕垂鞭袖, 杨柳风横弄笛船。城碍十洲烟岛路, 寺临千顷夕阳川。可怜时节堪归去, 花落猿啼又一年。”
㊴韦应物《听莺曲》(《全唐诗》卷195-1):“东方欲曙花冥冥, 啼莺相唤亦可听。乍去乍来时近远, 才闻南陌又东城。忽似上林翻下苑, 绵绵蛮蛮如有情。欲嗽不嗽意自娇, 羌儿弄笛曲未调。前声后声不相及, 秦女学筝指犹涩。须臾风暖朝日曛, 流音变作百鸟喧。”
㊵《笠翁对韵》(上卷·八庚):“形对貌, 色对声。夏邑对周京。江云对洞树, 玉罄对银筝。人老老, 我踉踉。晓燕对春莺。玄霜春玉杵, 白露贮金茎。贾客君山秋弄笛, 仙人缙岭夜吹笙。帝业独兴, 尽道汉高能用将; 父书空读, 谁言赵括善知兵。”
㊶《医学传灯》:“风痰鼓其窍道。其气字变。譬之弄笛者。六孔闭塞不同。而宫商各别也。”
㊷《训蒙骈句》(卷上):“弄笛小儿横跨犊, 吟诗骚客倒骑驴。”
㊸(清)邓川举人杨承渟赋诗赞大理洱源西湖云:“湖光荡漾几回纹, 渔父歌声闹水滨, 信口舳舻汉句, 断肠弄笛雁鸿云。三三对白烟蓑合, 两两归帆获岸分, 最趁夕阳含缺处, 前村沽酒带余醺。”
㊹寒泉:《七律·咏竹一》“帘前绰约幽篁影, 月下逍遥碧玉身。

嫩笋经风争破箨,苍苔沐雨竞迎春。虚心直节生来瘦,逸韵高标老更真。乐与松梅同傲雪,吹箫弄笛远凡尘。”

⑫《剑月琴心》第一卷《初临修真》第十六章《冰魄》“片刻,广场内除了火龙周围,其他地方温度急速下降,整个广场飘起了点点雪花,仙女弄笛吹落雪。”

⑬“无疑,这是古典诗词里常见的‘花下弄笛’、‘绿杨秋千’的典型意境?”引自陈立群:“网络文学中的古典文学传统”,《文艺评论》3(2007):49-53

⑭见台湾高雄市立五福国民中学九十二学年度第二学期第三次段考一年级本国语文学学习领域答案卷:“我凝望著碧蓝如玉的湖面上,低斜低斜的梅花,却听得放鹤亭中,响起了悠扬的笛声。弄笛的人向我慢慢走来,他低声对我说:‘一生知己是梅花’。”

⑮《三国神隐记》第三十九章:“车中不闻人声,只闻得一阵阵笛音婉转,却是主人正弄笛自娱。”

⑯天狼星下的人《七绝一组》:“影里冰壶见底清,冰花酒尽更无声。人归故国明朝日,月夜思君弄笛鸣。”

⑰《于少保萃忠传》第十四回:《权珰蒙蔽劝亲征 王师败绩于土木》:“又着许多妇女,吹笛弄笛,歌唱队舞。”

⑱长沙地区历史文化村镇调查报告《浏阳市文家市镇》:“教育界名士彭芝荪善医会画,更喜操琴弄笛唱戏曲。”出处 < www. csor. line. cn /changsha / bwhm z/w js. htm >, 2009-6-28

⑲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及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

⑳李子《无端弄琴》:“伯牙弄琴,肯定有很多人听过。但最终能听懂他琴声里的高山流水者,唯子期而已。子期仅是个砍柴的樵夫,可见知音者,未必是修炼过音乐,练过琴的人。”

㉑小椴《洛阳女儿行》第六章标:《深院焚香夜弄琴》

㉒金哥哥《素女弄琴·江神子——为素女弄琴一画题》:“黄家女侍操琴声。送冥中。后稷听。悠扬飘荡,音踏蜀国行。轻纱柔身美倩女,情奏乐,万鸟鸣。天府回荡瑟叮咚。绿茵生。凤鸾红。水草丰盛,冬夏共繁荣。音动百兽和睦聚,暖送爽,寒照风。”

㉓完颜康《五律·仲秋前三日光禄坊夜坐值有里叟弄二胡曲调凄清已甚》:“群籁池边息,一灯楼角黄。坐来寒渐重,琴里夜弥长。子影连华发,西风拂客裳。未妨三五月,已尽此宵望。”

㉔静玄《自选诗词》:“莫漫随心弄二胡,胡中怨恨总难除。病肝甲乙床堪卧,女弟三千枕尚虚。”

㉕绿窗眉妩《五律》:“村女描双凤,邻翁弄二胡。垂杨钓溪水,归鸟唤耕夫。平仄三乡路,香甜几户厨。月升人入梦,幸矣此心愚。”

㉖《情与欲——在坟墓中燃烧》:“可是爷爷就是不同意改,他指了指那个弄二胡的老人。他是?他是这里的长老,记住,你以后见了你一定要鞠三个躬,喊长老好。”

㉗荷塘秋风《梦想》:父亲在年轻时喜弄二胡、笛子等乐器。出处 < blog. ifeng. com /article /1549677. htm >, 2009-8-30

㉘出处 < bbs. hlgnet. com /inf /u18006070 /20K >, 2009-10-6

㉙1933年10月6日的鲁迅回胡今虚信,见《鲁迅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34

㉚转引自元三:《我同巴金的三次会面》《青年记者》(半月刊),

2009年6月上:“我鼓足勇气向巴老请教:‘我是一个文学青年,想写小说,请问巴老,应从何入手,做何准备?’巴老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平和地回答我说:‘青年人,要想弄文学,一要多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二要多观察社会生活、矛盾、冲突,注意各种社会人物的形象、语言、性格;三要多动笔。’”

㉛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石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47:“文学必须毁灭,而文人却不妨奖励——奖励他们不要做文人。朴伯出口成章(Lisp in numbers),白居易生识之无,此类不可救药的先天文人毕竟是少数。至于一般文人,老实说,对于文学并不爱好,并无擅长。他们弄文学,仿佛旧小说里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据说是出于不甚得已,无可奈何。只要有机会让他们跳出火坑,此等可造之才无不废书投笔,改行从良。”

㉜《初学记》:“南朝宋谢灵运《怨晓月赋》卧洞房兮当何悦,灭华烛兮弄晓月。”

㉝杜牧《樊川集》(四):“君王若悟治安论,安史何人敢弄兵?”

㉞陆游《渭南文集》(四二)《天彭牡丹谱·风俗记》:“花盛於清明寒食时,最喜阴晴相半,谓之养花。栽接剔治,各有其法,谓之弄花。其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语。”

㉟《文选》晋赵景真与嵇茂齐书:“翱翔伦党之间,弄姿帷房之里。”

㊱《宋诗抄》戴敏《东皋诗抄·郑公家》:“弄孙时掷果,留客旋煎茶。”

㊲王充《论衡》佚文:“天文人文,文岂徒调墨弄笔为美丽之观哉?”

㊳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浙江》:“每年八月十八日,数百里士女共观舟人渔子溯涛触浪,谓之弄涛。”

㊴《史记》(一二九)《货殖传》“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赍遗也。”

㊵“一位行经此地的私家车主说,节假日里驾车外出最害怕的就是马路边的公交站台,‘谁也说不准什么时候会跑出一个人来’。‘实在有些不像腔’,一位顾姓市民说:‘游客来苏旅游要讲文明礼仪’” < www. ditu - ditu. com /gongjiaoche /su Zhou /27K > 2006-10-11。“最近物价跌的都不像腔了,感觉好无语”出处: www. kkdnf. cn /tags. php? 容易 / 11K 2009-8-10。“脸皮磨得不像腔了”出处: szlgi. cn /disphbs. asp? boardid = 32& id = 2127。“那个结尾烂的不像腔,我忍不住在看完第四季以后说了俩字……”出处: qzone. qq. com /blog /405671217-1212815487。“眼前呈现的是一片静谧的湖水,蓝蓝的,一眼望得到底,清澈得不像腔。” vanish3. blogcn. com /diary. 102835814. shtml。“婚纱照不一定有,就是有,也有点叫化子穿龙袍,僵兮兮的不像腔。”出处: www. china - pub. com /164798。“去年下半年,因为工作缘故,住回爸妈家那里直到这个礼拜才又搬回自己家,好久没动手,发现连煎个最简单的牛排也做得不像腔了”。出处: myhome. pchome. net /~ urclerin /art_9_.html

㊶辜正坤:《译学津原》(郑州:文心出版社,2005年)230

责任编辑:潘秋子